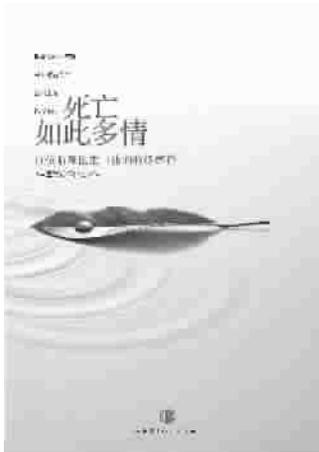


死亡如此多情(2)

——百位临床医生口述临终事件



请尽一切努力

口述者:钱琪;性别:女;年龄:49岁;工作单位:美国梅奥医院(Mayo Clinic)肾脏与高血压科;采访时间:2012年4月19日上午;采访地点:浙江省杭州市天元大酒店;整理者:杜卉

他是一个80多岁的韩国男性病人,因为心梗住进了我们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而且一住就是将近一年,每天的医疗费用超过15000美元。他也接受了人工肾治疗,但高龄、心梗病史等糟糕的基础状况,使得人工肾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他的肝脏、肾脏、肾脏等多个器官也逐渐开始衰竭,于是,他的全身开始插满各种管子。他躺在病床上,只对陪护他的妻子和他的韩裔主治医生的韩语询问选择性地有反应。大约他生病前极有钱,也是个极强的人,他恭顺的妻子每次通过翻译跟医疗小组的医生们谈话时总是说:“请尽一切努力,不必考虑费用问题。”而他的几个儿子们总是对母亲的决定表示支持。不但他的家人会这样要求医生,那位韩裔医生也信誓旦旦地说:“放心,先生他有

80%的希望走着离开医院。”

可逐渐地,除了这位医生外,其他的医生们不再持乐观态度。肺科医生说,他的肺功能不能恢复正常了,必须依靠呼吸机。感染科医生说,他的人工心里已经感染了真菌,但他的状况不适宜手术置换新的人工心。肝脏科医生说,他的肝脏功能不可能恢复了。我说,他的肾脏功能已经衰竭而且没有再恢复正常的可能,他的余生是没有办法脱离人工肾的治疗了。于是,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他的家人似乎更愿意接受那位韩裔医生的意见。

梅奥医院的医疗水平是无可置疑的,但他的状况并没有好转。每次去给他做人工肾治疗时,我总是看到他皱着眉头、闭着眼睛。一天天的治疗,使他从一个壮硕的男人逐渐变成了“皮包骨”,于是,他又开始接受物理治疗。韩国,大约跟中国一样,都是极注重孝道的国家。对于生病的父母,儿女如果不表态求医生不惜一切努力进行治疗,恐怕就要遭到不孝的骂名。看到这张黄皮肤的东方面孔,我总是禁不住想起我的老父亲,我禁不住问自己:如果这是我的父亲,我会让他遭受这样的折磨吗?

在重症监护病房住了280多天,许是他的妻子也失去了等他恢复的信心,终于有一天,她向我们提出决定带他回他们家所在的芝加哥的当地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终于舒了口气。一架备有各种生命支持装备的直升机将他带离了我们医院,飞回了他的家。几周后,我们收到他的

家人寄来的感谢卡,说他已在回当地医院后不久离世,家人感谢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对他的救治。看着感谢卡,我心中却没有一丝喜悦。

【口述者感悟】

在梅奥医院,病人的生与死并不是病人自己、家属或者是医院任何一方可以单独决定的,而常常是上述三方博弈的结果。在医疗科技高度发展的现在,在医生们可以凭借各种仪器和药物显著延长病人生命的今天,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应该停下脚步静静地想一想,对病人(尤其是那些临终病人)来说,什么样的医疗救治才是最恰当的?

【整理者手记】

就在采访钱大夫的一个月前的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钱大夫80多岁的母亲突然大面积脑干出血,生命危在旦夕,钱大夫已经从美国赶回国内,若我方便的话就给钱大夫家里打个电话吧。朋友还说,钱大夫在美国的时候已经说了,不要做无谓的治疗,只做减轻痛苦的对症治疗就好了。我忐忑地给钱大夫打电话。钱大夫的声音还是她一贯的热情、明朗、干脆。钱大夫说,“母亲等到了我回来,这已经是个奇迹,她走的时候皮肤很柔软和干净,人也很安详……”一个月后的采访中,我尽量避免谈起她的母亲,但她突然主动说到了她的母亲,她说,“母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相信她和上帝在一起,过得很好。”回美国后,钱大夫在给我的

邮件里写道:这些天,我在重症监护病房照顾一个垂死的病人,入住重症监护病房是病人家属的要求……我想,对一个脑死亡的病人进行各种医疗操作和透析是不人道的,这对病人是折磨。

一句话

口述者:张晓东;性别:女;工作单位:北京大学肿瘤医院VIP2病区;采访时间:2012年11月21日;采访地点:北京大学肿瘤医院VIP2病区医生办公室;整理者:吴君德

在说这个故事之前,我想先说另一个小故事。前几天我见到一个患者的家属,他的妻子是一位肠癌终末期的患者,这个50多岁的大男人说:“我的妻子原来特别贤惠温柔、知书达理,但现在却完全变了一个人。我每天累死累活地照顾她,她却每天抱怨我这不好那不好……”我告诉他:“在我见过的肿瘤患者中,有90%,甚至99%都是这样的心态。到了肿瘤晚期,身体的不适和对治疗的失望,造成病人的性格完全扭曲,这是非常正常的。”

说实在的,能够在生命最后一刻仍然坦然面对,仍能惦记着家人,能够照顾周围人的感受,非常通情达理的患者,我只见过一位。那是快十年前的事。她是一位30岁出头的女性患者,是我们北大的学生,研究生在读。她的孩子很小,老公对她也很好。这位患者为人非常通情达理,在读书期间和老师、同学的关系都相处得非常好。她刚一检查,就被发现是晚期胰腺癌。我们都知道晚期

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是一种恶性程度非常高的癌症,患者的平均生存期很短。因此,我们也知道她的结局不会太好,她自己心里也很明白。

从一收入院开始,我们就给她进行化疗。一开始疗效挺好,肿瘤有所缩小,她和她老公都挺高兴的,不停地感谢我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我明白,离她走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是不管治疗效果如何,这个女孩都非常信任我,把医嘱执行得非常好,和我们沟通起来也很愉快。恶心、呕吐、腹泻……这些严重的化疗毒性反应并没有让她和其他患者一样,对医师和治疗失去信心,反而很配合我们的治疗,对我们为她所做的一切心存感激。对她老公说话也是轻声细语的,充满了感激。她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觉得责任重大,绞尽脑汁地设计治疗方案,就想能够多给她减轻一点痛苦,让她多活一天。

随着病情的进展,终于到了那一天,我感觉她可能撑不过那晚。于是我下班没有走,陪着她。到了晚上大概七八点,我到床边看她的时候,她呼吸已经很难了,说话声音也特别微弱。但我看她的样子,似乎是要和我说些什么。于是我探过身去,将耳朵贴在她的嘴边,她的声音像细丝一样,若有若无:“太晚了……你孩子还小……你快回去吧。”那一刻,我的心似乎被什么东西揪住了,嗓子发紧,一句话也说不上来。说完这句话后两个多小时,她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一晚,我彻夜未眠。这事到现在都快十年了,想起来我还是很难过。我只能用“仁义”来形容这个女孩,都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了,居然还想着别人。后来她先生也带过别的学生来找我看病,跟我提起她时,眼睛还是红红的。看来这些年,他也一直都没能从悲伤中走出来。

唐云传

郑重



16. 诗画难驱恶愁

唐云虽是以名士派的风度闻于社会,但他的心底却积郁着恶愁。他住的江苏路上,经常有饿死的童尸弃置于路边。他的第四个孩子,刚过周岁,正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因患病未能及时医治而夭折。虽然逸览、成览两儿出世,也无法解除四儿夭折的痛苦。现在回忆起孩子的早逝,他的心中还是有一阵隐痛的,说:“那孩子好玩,让他坐在画案上,他不去乱摸画案上的东西。”唐云至今有个习惯,不喜欢别人摆弄他画案上的东西。经济所累,家事的繁重,使夫人俞亚声无暇再摆弄笔墨,当起了家庭主妇,渐渐与丹青绝缘,心情自然是不愉快的。家中米下锅,那卖画所得十三根金条没有进家门,俞亚声曾与唐云发生一场风波。唐云不理家务,一切以画事为第一,他无法理解俞亚声的苦笑。当然,他和俞亚声之间的风波无伤大雅。

海上画家和唐云往来颇佳的还有吴待秋。在唐云的眼里,吴待秋属于老师辈的人物,他对吴氏非常尊敬。吴待秋对唐云也有着特殊的偏爱,他不和社会交往,深居简出,经常约唐云去他家四明村喝酒,让唐云欣赏他收藏的古代书画。在吴待秋家里,唐云看了不少古代书画,

从中汲取了许多营养。吴待秋是一位性格很倔强的老人,办事也极顶真。请他画画,严格按照润笔价格收费,一是一,二是二,多一寸就多收一寸的价钱,也不克扣别人,一寸也不欠人家的。有一次九华堂要他画四尺中堂,一量是四尺一寸,他问买画的人:“这一寸怎么讲?”要这一寸就要多付一寸的钱,不要这一寸他就裁去。他的学生沈觉初站在旁边,说:“老师,这有什么意思呢?”“怎么没有意思?他拿去是卖钞票的,一寸也不会少收人家的钱。”吴待秋说。有的来求画者,如果事先讲明,付不起润笔费,想弄一张玩玩,吴待秋会很慷慨地画一张送给朋友,他说:“不能把友情卖光。”唐云去吴待秋家,有时

和王福庵相遇,他们在一起讨论论画艺。吴待秋总是认为:画已经变成商品,没有什么清高的事情,如果一个强盗用抢来的钱买我们的画,我们能说不卖给他?吴待秋常对沈觉初说:“画是商品,人家花了钱,我马上就画给人家,我死了也不欠人家的债。”

吴昌硕和吴待秋很相知。吴昌硕不善山水,有人求他画山水,他就画一张花卉送给吴待秋,请吴待秋为他代笔画一幅山水。吴待秋家绘画三代相传,他的父亲吴伯滔是苏州知名画家,儿子吴养木也学画山水。吴养木学画时,很像吴待秋的风貌,但当时还不卖钱,社会上请他画了,就换上吴待秋的名,冒充吴待秋的作品。有一次,一位朋友拿了一张无款的山水,要吴待秋补题款识,吴待秋看了,认为是自己的早期作品,正要题款时,吴养木说了说:“这是我画的。”

当时上海有一家张记老酒店。酒店的小老板给自己的父亲画了一张人头像,需要补衣服和背景,找到吴待秋的门上。吴待秋告诉来人:“从价钱来讲,山水是花卉的一倍,青绿山水是一般山水的四倍,补景又是青绿山水的四倍,这个价钱你问他要不要画?”来人去问了小老板之后回话:“要画的。”补好背景之后,吴待秋通知来人取画,来人说:“先把画拿去再来付款。”“别的画可以,就是这张画不行。”吴待秋坚持。酒店小老板已经投靠日本侵略者,当时在上海颇有些势力,对吴待秋连这点面子也不给,心里很恼火,说:“我不要了,看他能怎样?”“你再去问问,他是真的不要了,还是假的不要了,如果他真的不要了,我就裱好挂在九华堂的橱窗里,卖他的老子,看他要不要。”吴待秋极为固执,丝毫不退让。最后,这位小老板还是如数付款,把这张画像取走了。对吴待秋的这样的人格,唐云是很尊敬的。

吴待秋的学生沈觉初,小唐云五岁,此时正就职于上海西冷印社,跟吴待秋学山水,为人诚恳老实。这时社会传闻沈觉初造吴待秋的真画。此话传到吴待秋的耳边,吴待秋说:“要说别人造我的假画,或许可信;说沈觉初造我的假画,我不相信,一是他的功夫还不到,即使功夫到了,他也不会那样干。”

1. 跟我去一趟中国

温哥华唐人街区的喜士定街上,这几天总有一个神秘兮兮的华裔男子在来回游荡。这个来回游荡的华裔男子至少有四五次经过波比和保罗的跟前,朝他们投去审视的目光。波比和保罗已经发现了这个人的不同寻常,他们开始对这个人产生了警惕。

此刻,华裔男子再次踱步走到了波比和保罗面前。“你们好。”华裔男子突然用流利的英语同波比和保罗打招呼。一瞬间,波比和保罗都认为此人是个便衣警察。在唐人街附近,华裔警员司空见惯。“哈喽。”波比心怀疑虑,口气却很轻松。

华裔男子凑近一步,“想赚点轻松的钱吗?”他问。“赚钱?”波比和保罗几乎异口同声。“是的,赚钱。很轻松地赚钱。”波比和保罗面面相觑,又一起转向中年人。“你在开玩笑?”“不开玩笑。”华人并不在意保罗的眼神,十分镇定。

“要我们做危险的事情?”波比凑上去问。“不,不,我刚才说过了,很轻松地赚钱。”华裔男子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如果你没兴趣,我就去找别人。”华人摆出一脸失望,像是要抬腿离开。

“等等。”波比叫停了华裔男子的脚步。“真的不是危险的事?”“当然。”华裔男子转过脸来。波比和保罗再次互看对方,波比朝保罗微微点了下头。两人不约而同说了一声“OK”。“那好吧,你们俩跟我来。”华裔男子说着,往两边看了看,示意保罗和波比跟他而去。

他们一路跟着华人走进唐人街,进了家规模不大的咖啡店。

“想不想去中国转一圈?”华裔男子靠在椅背上,饶有兴趣地看着面前这两个西人。“去中国?”波比脱口而出,这个提议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对,去中国。我想雇用你们一个月。”华人说着,背部离开椅子,向前倾斜着身子。“你想要我们做什么?”保罗始终没有放松过疑虑和警惕。“哈哈,不用担心,我既不是情报机构的间谍,也不是什么黑帮头目。”华人显然看出了保罗的担忧,他轻松一笑,再次靠回椅背。

“说吧,要我们做什么?”波比也催道。

“什么也不用做,就是跟我去一趟中国。我会让你们吃得饱,住得好,玩得好,所有费用都不用你们出,包括来回的机票。另外,”华裔男子说到这里稍作停顿,卖了一下关子,拖延几秒钟后道:“回到温哥华后,我会给你们每人两千元作为酬劳。”华人笑吟吟看着他们。

“不可能!”保罗提高了嗓音,“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天下就有这样的好事,因为我选中了你们。”华裔男子一点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波比和保罗对视良久,一起判断华裔男子这些话的可信度。

“真有这么好的事,为什么选中我们?”波比忍不住问。“这是我的问题。”华人举手挥了一下说:“你们现在只要回答我,愿意还是不愿意?”“你对我们没有一点要求?”保罗依旧心存疑虑。

“我要求你们一切听从我的安排,你们得像演员那样,记住我要求你们记住的台词,不,那不是真的台词,只是我要你们记住的一些话。”华裔男子一口气说了一大串。

“这个不难。”波比在静默了片刻后将信将疑地说,“可这是为什么?”“你们要做的就是不问为什么,只按照我的要求扮演你们的角色。如果答应,我们就成交。”华裔男子收敛起脸上的轻松,变得十分认真。

保罗皱了皱眉头,沉默片刻,破釜沉舟似点了一下头道:“OK,我们做。”“很好。”华裔男子挺直了身子,向对面两人伸出手去,“我们说定了。”华裔男子抬手和保罗及波比先后拍了一下,算是交易成功。接着两个西人留下了联系方式,先行离开了咖啡店。

华裔慢慢把自己杯里的咖啡喝完,然后掏出一只模样精致的诺基亚手机按了几个数字,这是一个远在中国的长途号码。

“喂,王老板吗?对,是我,李重海。我已经把您委托的事搞定了,最多两星期后我们就能出发。那么,请您明天往我的账户里汇入二万加元。”

“好的,没问题。”对方说。

“那么,我们中国见。”

“中国见。”

华裔男子收好手机,站起身向门口走去,脸上浮现出洋洋自得的笑容。

生死对决

温哥华的富豪柯兆龙



我的要求扮演你们的角色。如果答应,我们就成交。”华裔男子收敛起脸上的轻松,变得十分认真。

保罗皱了皱眉头,沉默片刻,破釜沉舟似点了一下头道:“OK,我们做。”“很好。”华裔男子挺直了身子,向对面两人伸出手去,“我们说定了。”华裔男子抬手和保罗及波比先后拍了一下,算是交易成功。接着两个西人留下了联系方式,先行离开了咖啡店。

华裔慢慢把自己杯里的咖啡喝完,然后掏出一只模样精致的诺基亚手机按了几个数字,这是一个远在中国的长途号码。

“喂,王老板吗?对,是我,李重海。我已经把您委托的事搞定了,最多两星期后我们就能出发。那么,请您明天往我的账户里汇入二万加元。”

“好的,没问题。”对方说。

“那么,我们中国见。”

“中国见。”

华裔男子收好手机,站起身向门口走去,脸上浮现出洋洋自得的笑容。